

# 一样的母爱 千般姿态

## “狠心”的母亲

黄廷付

从我蹒跚学步起，就觉得母亲是一个狠心的人。当我举着胳膊奔向母亲怀抱的时候，她突然往后躲开了，以至于让我狠狠地摔了一跤又一跤。她不心疼不说，居然还在前面笑着对我说道：“光儿，快起来，多摔几跤就会走路了。”

我7岁那年，母亲给我背上了她亲手缝制的花布书包，牵着我的小手，把我送到学堂交给老师后，转身就离开了。面对陌生的环境我害怕极了，感觉自己被丢弃了一样，我拼命地哭喊着：“娘，娘……”

母亲却头也不回地很快从我的视线里消失了，任由我的哭喊声在喧哗的小学堂里来回萦绕。

我第一次离开村子到县城读书，是父亲送我去的。母亲只顾着她的家禽和牲畜，连院子的门口都没有出，仿佛我不如那些牲畜重要。

后来我到省城读书，赌气几个月都不回家一次，只有需要生活用品的时候才会回去。

校前天晚上，我望着母亲给我收拾好的那些东西，也不说话，理所当然地把它们都装到自己的背包里。母亲一旁巴巴地望着我，似乎有很多话要对我说，而我却借口要读书，母亲轻轻地叹口气，无声地退出了我的房间。

有一次我离开村子的时候，不经意间回头望了一下，忽然发现柴草垛边有一个熟悉的身影，那是我的母亲，她看到我回头，赶紧躲到柴草垛后面去了。我当时愣了一下

后，就感觉鼻子突然一阵酸楚。自那以后，我心里对母亲就多了份牵挂。

毕业后，我去了外地工作。给母亲打电话，问她家里的情况，还有她的身体怎么样？母亲总是很淡然地说很好，不用担心，她还说电话费贵，以后没事不要打电话。直到我对她说，公司里给报销电话费，母亲的态度才缓和些，和我通话的时间也长了些。慢慢地，母亲也会和我说起村里人的一些家长里短，谁家孩子结婚了，谁家造了新房，有时候母亲甚至还会说起老屋门前有几棵树，她又喂了几只小鸡……母亲说这些的时候是笑着的，我总感觉她好像有很多话要对我说似的。

那天我又给母亲打电话：“娘，我们公司有几天假，我想回家看看。”母亲听了，当时语气就变了，“你们离家那么远，回来干啥？路费那么贵，挣钱多难啊！再说了，要是赶上个堵车啥的，你们还得遭罪。我在家里挺好的，有啥好看的。”

我没有再说下去。

当我们一家三口出现在母亲面前时，她眼睛瞪得老大，“不是说不回来吗？”

我看到母亲的眼神里除了惊讶，尽是惊喜，就笑着说：“哎呀，娘，我们也不想回来，就是您孙子想您了。”

母亲高兴地抱起我儿子，“还是我大孙子懂事，比你爸强。”

阳光下，我看到母亲两鬓的白发闪耀着银色的光，显得格外耀眼。她笑得是那样开心，满脸的皱纹都挤在了一起，就像一朵朵盛开的山菊花。

## 母亲的快乐劳动法

王国梁

劳动是艰辛的，尤其是对小孩来说，总想逃避劳动。记得小时候，一看到要收庄稼了，我就开始皱眉头，因为这意味着一场苦役要开始了。

不过因为母亲的快乐劳动法，我慢慢爱上了劳动，并且成为一个勤劳的人。母亲琢磨孩子的心理，想出一些方法，让我在劳动中感受到了快乐和轻松。

最常用的是“比赛法”。父母为了让我们得到锻炼，让我们姐弟三人早早就参与到劳动中。无论是种谷子、割麦子还是掰玉米，我们姐弟三人都要跟父母一样，早起下地干活。

每当我们站到田头上，母亲就会拿出几个水果或者一些糕点，对我们说：“今儿个你们仨比赛，谁干得快有奖哦！”我最小，当然不愿意与哥哥姐姐一起比赛。但母亲有方法，她每次给我分配的劳动任务都比哥哥姐姐少，这样显得更公平。三人在奖品的诱惑下，你追我赶，鼓足劲努力干活。有竞争性，劳动起来就不觉得那么枯燥了，反而很有趣。再加上劳动果实的诱惑，我们干得很卖力了。到最后，母亲会给我们分出胜负，而且人人有奖，当然，做得最好的奖励最多。这样的快乐劳动，让我们懂得了“一分耕耘一分收获”的道理。

劳逸结合的道理，母亲最懂。她总是让我们在劳动过程中适当休息，并且穿插些趣味活动。她看到我们姐弟汗流浃背，动作也

慢了下来，就会大声招呼：“都歇会儿，咱在树底下凉快会儿！”像得到赦免令，我们飞奔到树下。这时母亲会讲笑话或讲故事，缓解疲劳。她还会让我们唱唱歌，背古诗，找点乐子。这样的时刻总是最幸福的。烈阳高照，树下凉快，不时有风吹过，很是惬意。休息一会儿，有了精神头，我们继续劳动。母亲还会让我们变换劳动方式来消除劳动的枯燥和疲劳，把重体力劳动和轻体力劳动相结合，这一点很聪明。比如我们锄草累了，她会让我们回家糊纸盒，做一些轻松又能挣点钱补贴家用的事。

母亲虽然文化不高，但她懂得不少缓解疲劳的方法。我们每次下地干活，母亲都要带上收音机。那时收音机里有评书、歌曲、广播剧等，都是我们喜欢的。听着收音机劳动，分散了注意力，也就不觉得那么累了。有时听到自己喜欢的歌，还会觉得浑身涌起一种力量，劳动起来更轻松了。兴致来了，我们姐弟几个还会随着收音机高歌一曲。那个时候，劳动的气氛又热闹又愉快，经常招来人们驻足议论。乡邻们说：“老王家一边干活一边唱歌，真新鲜！”母亲不管别人的口吻是欣赏还是嘲讽，听到这话总是美滋滋的。

小时候并没有觉得母亲的“快乐劳动法”对我的影响有多大，成年以后才发现，母亲的劳动态度和方式深深影响了我。多年里，无论工作多累，我都没让自己陷入过“过劳”状态。我会在劳动达到一定强度时，给自己休息的时间，也会在劳动时听着轻音乐缓解疲劳。感谢母亲，她不仅让我爱劳动，也让我会劳动！



## 母亲的手

刘元元

青春有印，岁月无痕。母亲的手在时光雕琢中渐渐粗糙了，长斑了。那双修长、好看的手，在30多年的人生历程中慢慢淡化了光泽，不复年轻时的美丽。但在我的心中，那光泽、那美丽，从未减去，它幻化成了她对我们沉甸甸的爱，那爱闪耀在母亲手上的茧和老年斑里。

年幼时，特别喜欢牵着母亲的手，感觉特别的柔软、温和，我还喜欢拿着母亲的手背往自己的脸上蹭一蹭，滑滑的、柔柔的，那种触感让我沉醉得不愿把她的手放下。每到这时，母亲便微笑着任我摩挲一阵子，然后用温和的目光望着我，抚摸着我的头，给我讲故事，听着听着，我就睡着了……

小时候，父亲在小镇的供电工区上班，常常很晚才回来。地里的农活，家里的事，我们姐弟俩，这些担子，母亲总是脸上挂着微笑，默默地承担着。不诉苦不说累，她有超常的耐心。记得小时候我特别淘气，还爱哭，但母亲的好脾气改变了我。有一次，看到邻居家的孩子有一个用高粱秸编的灯笼，我喜欢，回家让母亲做给，母亲做得比那个精细又好看，但和那个小孩的不一样，我就哭闹着让母亲重做，母亲就笑着重新给我编了一个。

家里地不多，但忙时也是一刻不得闲，不论多忙，母亲总是挤出时间让我和弟弟感受快乐。下地时，她会让我带着弟弟坐在地头等，春天撒种秋天割，等在地头的我和弟弟常会有意外的惊喜。春天，母亲会带着野花送给我，小野花放着清香陪伴着我们姐弟俩。秋天的礼物更诱人，是母亲从庄稼地里割回来的龙葵（俗称黑天天），每次看到它们，我和弟弟都兴奋得不得了，又香又甜的黑天天是我童年最美味的零食。

我9岁那年，家搬到了县城，户籍变后家里没有地了，新买的房子又矮又小，感觉仿佛县城都是灰的。父亲一人工作供家里吃用和我们姐弟俩念书，那段日子是非常拮据。母亲发现附近的邻居们都做些小生意，就跟着一位阿姨凌晨5点去批发草莓、水蜜桃等水果，白天到街上推着车卖，很晚才回到家里。从那时，她的手开始粗糙了，茧子也厚了，我的手被她握在手里依然感觉温暖，只是有些刮得慌，像有小刺般硌得手痒痒的。

后来，母亲被分配到河道管理所后勤上班，在食堂她努力向前辈们学，直到练得好手艺，尤其是母亲烙的饼，一层诱人的壳里面特别松软，简直太好吃了。

上世纪90年代初，下岗的母亲改骑自行车去附近的各个小镇赶集卖货。那时附近的集市轮着开，最近的离我家10里，远的有70里地，母亲总是凌晨五六点就骑着装满着两大袋子货的自行车出发。最苦的日子是酷暑和严寒，她脸上和手上的皮肤开始被风蚀得不见了亮光，而且越来越粗糙。那时，母亲为了省些钱给上学的我们，都是从家里带水，带馒头。母亲用她看似柔弱的肩和父亲一起撑起我们家的天。

我大学毕业时，劳碌的母亲得了腰脱和眩晕症，这才停止了奔波。我们姐弟参加工作后，母亲会每天不重样地做好早餐、晚餐，等着我们早起或下班。我和弟弟成家后，老公和弟弟也喜欢上了母亲做的菜，尤其是母亲烙的饼，不论是春饼，还是油饼。

再后来，母亲手背上皮肤的颜色开始变得黯然，长出了星星点点的老年斑……

每当想到母亲的手，总会忆起旧时光，那是岁月的雕琢，也是刻写着温暖的记忆纹章。

## 爱“撒谎”的母亲

夏飞雄



《母与子》(局部)

作者威廉·阿道夫·布格罗(1825~1905)是法国19世纪上半叶至19世纪末法国学院艺术绘画的重要人物之一，他的作品常取材于古代的神话和寓言，绘画风格写实，几乎近似照片，并以超现实的美展现出来，在人物的皮肤、手和双脚上有着细致而独特的绘画技艺。尤其是画作里的女性，无论是仙女还是农村姑娘，形象都非常恬美，背景多为乡间丛林，宁静静谧。

图文因

## 母爱，超验的第六感

也有例外。前几年，有一次她就反过来感谢我，说是“谢谢你还记得妈妈好。”

我当然记得为娘的好。那一次她之所以说那样的话，想来应该和之前我冒失的话语有关。

那一年春节期间，回家的我有一天和姐姐说起妈妈年轻时力大无穷，我随口说了一句：“就是”，然后还嬉笑着回忆了某些“惨痛”的体验。“你就记得这些，咋个记不得对你的好！”母亲顿时就怒了。“哎呀，又不是怪您。是我们不好，您别生气。”妈妈当然不会生孩子的气。本以为这件事就过去了，没想到几个月后她心里还残留有影子。

已经80多岁的妈妈大概真是老了，她有些担心我们记忆里灰色的图像。其实她真不用担心。

坦率而言，在回想曾经的少年儿童时光时，我心里时常投射出来，并且记忆清晰的影像，确实总少不了“被揍”的篇章，但我从来没有抱怨过妈妈。

回想起来，小东西我那时淘气得没有边际。最早，也是印象最深刻的“被虐”事件，发生在小学时期的最初阶段。那次为了验证雷管能不能把锅爆掀起来，我把雷管扔进了火炉。巨响之后，锅仅仅是漏

水，并没飞起来。姐姐吓哭了，还在思考我的接下來也哭了：两条腿被竹板打得粗了一圈，在床上躺了好几天。

因为母亲小时候与继母之间的激烈情感冲突(这是我后来知道的)，导致了后来性格上的情绪化且脾气暴躁，情急起来下手的力度经常失控。再后来，有一次我更直接地感受到了母亲大力神般的力量：按妈妈的说法，焦急而后发怒的她都没有用力，右肩内侧摸了一拳的我就倒了。等我醒过来，看见妈妈疯了一样抱着我往医院跑，眼泪一滴一滴地掉在我的小脸上。

好了伤疤忘了疼。在我上初中之前，顽皮的劣根性一直没改，伙伴和同学也因为我的皮肉之伤，公认俺娘特别凶。

然而，奇怪的是，当事人我，并不觉得

母亲“凶狠”。这并不是因为“棍棒底下出孝子”之类的胡说八道，而是基于自己的切身感触，以及后来懂事以后的认知体验。我依然是调皮捣蛋鬼，最开始感觉可能会遭遇暴风雨的时候，回到家都是风平浪静，直到有一次我忍不住问母亲：您怎么不动手了？“好好的我打你干什么！”她回答说。然后我终于明白了，所有的情绪失控事件，都是因为我的出格，那些我制造的，妈妈意识到可能会有生命

危险的事，都会让她失控。那次被“大力神”一拳打晕就是因为洪水暴涨时我去河里游泳。“你好几次差点被水淹死，你又不是不晓得。”我晓得，有两次是掉进几米深的人造蓄水池，有一次是山溪的深水坑，三次都是碰巧有成年人经过把我拉了起来，尤其是山溪那次，那个地方平时一整天都见不到人影儿。“你就记不得妈妈的好。”那次妈妈也说过这话。

怎么说呢，可能我真是不记得妈妈的好。想到这里，我记起来有一次发烧烧糊涂了，等醒的时候，我意识到妈妈正走在背我去医院的路上，嘴里还哼着不太优美的曲调，和风吹拂着她的长发在后面抚摸着我的脸。但那种感觉是幸福的感觉，而不是妈妈好的感觉……

多年以后，我才真正明白，为什么娘亲手下那么凶却难以撼动我的依恋情愫：是因为她无我的母爱。那都是些点点滴滴的生活日常，是一粒粒沙尘般的，我甚至无法将之成像的琐碎事件。

很多时候，我都会想，在母子之间，一定有超验的第六感存在：

只要有爱，母子就不会有裂隙，就不会有别的——无论是什么——东西插进来将母子的情感分隔开。

我出生于农村，农村孩子的娱乐方式本就乏善可陈，是母亲带我走出心灵的荒漠。田家少闲月，母亲勤地归来，即便再累，她也会时常陪我做游戏。扔沙包，抓石子，玩扑克等，童年的我始终沉浸在笑声里。偶尔，我也会问她：“你每天干农活儿，还陪我玩游戏，你不累么？”母亲总是微笑着回答：“傻瓜，父母陪孩子怎么会累呢！”尽管文化水平不高，但她的言传身教如春雨般伴我成长，助我成熟，让我受益终身。

大四那年，我忙于毕业设计和求职应聘。面对千万就业大军，我徒叹关山难越。当年，父母在距北方读书的我数千里之遥的南方打工。由于家境并不优越，一纸薄薄的车票，总会阻挡我南下探望父母的步伐。几次招聘会中，我都成了一名失路之人。寒假前，心情沮丧的我打电话给母亲：“妈，年前若没找到工作，我就不回去过年了！”母亲顿了一下，答道：“好吧！”后来，父亲告知我，那个寒假，每遇皓月当空，鸿雁长飞之时，母亲总会潸然泪下。因我是家中独子，漂泊在外的母亲一定比谁都期盼团圆，但她最终选择用默默支持来溶解思念和创痛。

后来，我成功应聘到一家待遇不错的单位。婚后，我和妻子每年都会出门旅游。出发前，我亦会动员父母随我一起看世界。在家庭大事面前，父亲一向沉默不语，而母亲总会以晕车为借口推脱。后来，邻居无意透露，母亲并非不想看看外面的风景，只是她早已习惯节俭度日，因此，旅游消费于她而言，是可以化作平日的油盐酱醋茶的。听罢，我为自己的自私而深感自责。

母亲60岁生日那年，我提前跟她道贺，并决意带家人回家探望庆祝。和预想的一样，母亲在电话中不由分说地拒绝了。我明白母亲口头拒绝，背后却是望眼欲穿。一番商量之后，我和家人购买好红袄红褂和生日蛋糕，像一道祥云突然出现在了她的眼前。晚餐时，我们点好蜡烛，第一次给她唱生日歌。那一刻，她高兴得不知所措，躲到卧室偷偷抹眼泪……

时光在沙漏的轮回中悄然流逝，花开又花谢。人生的旅程中，母亲已经陪伴我走过了几十个春秋。作家肖复兴说过，世上有一部书是永远写不完的，那便是母亲。母亲或许是世上最会编织谎言的人，这些善意的谎言里，有陪伴、有担当；有安慰、有不舍。母亲或许说了很多谎，但每一句言不由衷的背后，往往积蕴着的是沉甸甸的爱……

欧阳

周日是母亲节，想着别忘了给妈妈的问候，手机里先设置了提醒，又在显眼处给自己留了提醒的字条——上年纪容易忘事儿的我在这个节日不可以犯错。

本来，我习性上不是一个重形式的人，打年少时起，就不太把传统模式和时尚节点当回事儿。好在追求进步的恶习难改，年过半百之后，每年的这个节日，我都会向母亲传达真情的感谢，都会给她老人家送去健康的祝愿。

更老派的娘亲，应该说，可能到今天心念里也没有母亲节的概念。然而，除了感谢不太适应外，每次的问候和祝愿，我都能感觉到妈妈很开心，虽然每次她都说：“谢谢啦，你们好好的就好。”不过，